

# 怕老婆發財

陳玉生接生姑娘

文  
明  
消  
遣



時  
調  
小  
曲

北平打磨廠學古堂印行 (一三〇)

25

30

35

40

# 根鬚髮頭

刺王主對故賦

文  
四  
第  
章



刺  
王  
主  
對  
故  
賦  
小  
曲

其小曲... (一三〇)

## ●怕老婆發財

言一回自古人生在繁華，士農工商都養家，如今新興一件事，列位莫快話黏牙，先年都是男管女，如今婦女立家法，有等懼內男子汗，聽我把他誇一誇，未從去把集來趕，妻子先就囑咐他，趕集去把布線賣，要你急速趕回家，你要去把燒酒灌，千萬別把骰子抓，休要押那四門寶，千萬莫把紙門抓，你要胡花輸几串，準被回家受家法，吩咐你去莫遲悞，急去回來吧碾拉，男子他偏無耳性，妻子言語忘了他，一去就到日頭沒，昏天地黑纔回家，他妻一見心有氣，大罵一聲老天殺，清晨起來把集趕，深更半夜才上家，布線賣了錢多少，快些拿來我查查，好線本是十兩正，銅錢該賣四百八，這錢只有二百六，那錢你可作什嗎，男子聞聽開言道，賢妻留神聽根芽，今日我去把集趕，偏偏遇見新親家，上前一把快拉住，他就不肯把我撒，將我拉在酒舖內，熱酒一連要兩三，酒錢全都是他會，菜錢一定我開發，銅錢花了二百正，這錢算來也不差，妻子聞聽無名動，罵了一聲老王八，你把我的錢花費，反到回家把慌撒，伸手拿起趕面杖，蓋頂樓頭望

下啞。男兒一見忙跪下，哀告姣妻孩子媽，往後再要把集趕，再也不敢把錢花，妻子聞聽沖沖怒，舉起面杖又打他，男子一見向外跑，門坎半了仰巴叉，妻子上前忙按住，口又咬來把又抓，只聽打的兵爬響，男子喊叫天振場，驚動東鄰西舍，一齊前來把架拉，妻子一見無及奈，看著隔房饒了他，一齊來在大門外，衆人前來問着他，你今空是男子汗，反到怕個老婆家，不能你把他來管，叫他如今把你押，怕老婆的開言道，尊一聲衆位請聽昨。自從那年行聘禮，從小以就定下他，等了到有好幾載，他纔長到十七八，定了日子把他娶，花紅小轎抬到家，拜罷天地同坐帳，挑了蓋頭看見他，雖然不算十分俊，當塊也算屬着他，不光人好手頭巧，他還殷勤又把家，針線活計全都會，會寧云子又會扎花。過了二年並五載，孩子一連有兩三，大的現在四五歲，小的也會打哇哇，此時又有一小女，還在懷中吃媽媽，未層動手將他打，三個孩子叫咋咋，因此我把他容讓，誰知以就慣了他，以經把他縱了性，叫我也就無了法，衆人聞聽哈哈笑，一齊都來笑話他，內中又有一老者，開言有語把話答，尊聲列位聽我講，鄉鄰不必笑話他，懼內人要偏富貴，再也不怕人笑話，但看如今新發戶，一概都是女

當家，世上懼內人三等，叫我看見認的他，少年小夥怕媳婦，咀唇一定乾巴巴，中年君子要懼內，頂門一定少頭髮，老年若怕老婆子，胡子一定要搭拉，我說這話你不信，一塊站著有幾家，說到這里一個段，還有小段我白搭，二八佳人巧梳粧，暗藏兵器把人傷，臉上官粉迷人土，珠淚滾滾害人漿，一對牌環劈人斧，鬢邊金簪刺人鎗，花言巧語真毒藥，舌尖好似鎗里藏，汗巾亦似套人鎖，枷腰好似綁人椿，象牙床上迷魂陣，紅綾被內排戲場，金蓮好似鉤魂鬼，玉腕長抱把人傷，我說這話你們不信，好色君子臉發黃，

● 姑娘酒醉回家

勸世人生存好心，明有王法暗有神，新出一件奇巧事，住洛延，六里村，到有一人本姓陳，家中豪富有金銀，陳玉生來也不窮，一輦所生一個花容，乳名玉紅十九歲，許配了，南庄中，他母想兒眼哭紅，套車去接女花容，陳玉生來不消停，套車來在南庄中，姑娘一見心歡喜，去做飯。不消停。酒飯做熟回房中，玉生這才飲劉伶，這姑娘來巧梳粧，梳洗完畢到上房，叫

他女婿把車套，他父親，說不忙，用完酒飯回家鄉，趕著車兒出了庄，陳玉生來醉叮嚀，趕車走了十里零，躺在車上朦朧睡，太陽他，歸了宮，姑娘趕車望前行，這個小車快如風，這姑娘來望前行，回看包裹影無踪，下車去把包裹找，小車兒，頭里行，進退兩難淚盈盈，天道有了正一更，這姑娘來眼哭紅，又是陰天雨星星，樹陰以下去被雨，在言那，人二名，推著小車望前行，他家住在灤州城，他二人來都有名，一人李四一人陳功，推著小車望前走。天道是雨星星。只聽路旁放悲聲。把他二人吓了一跳，必是一個鬼怪精，想要謀害萬不能，取出鋼刀舉目看，原是個，女花容，這班如此問姓名，姑娘從頭說分明，他二人來把話明，叫聲姑娘你是聽，我兩把你送家內，玉紅女，喜心中，坐著小車快如風，忽聽庄內鼓打二更，他二人來走的忙，惟著小車進了莊，抬頭一看說錯了，這姑娘，看其詳來倒姨媽大門上，他去拍門叫姨媽，他姨媽來不消停，開開門兒看分明。姑娘從頭說一遍，把姨媽，也傷情，將他二人請房中，忙去做飯不消停。作熟飯來放上桌，二人這才把酒喝，用完酒飯就安寢，這事兒。不用說，梅六賭錢望家模，他又拍門來么哈，他媳婦來到門前，開開門兒把話言，

你要睡覺西屋睡，梅六他眼一翻，何事從頭說根源，梅六他來西屋眠，梅六他來掌上燈，見他二人睡朦朧，二人頭枕錢包裹，見他了歹意生，舉起鋼刀下絕情，把他二人歸了陰城，梅六他來着了忙，後院挖坑把尸藏，玉紅心驚與眼跳，接門簾看其詳，心中害怕叫姨媽，快快送我走他鄉，他姨媽來吃一驚，開門送他去逃生，姑娘不知南與北，這件事，且不明，梅六挖坑尸埋成，提起刀來又行凶，梅六他來又叫門，開門我殺女釵裙。何氏聞聽從頭問，梅六他，說原因，玉紅早就回家門，這事別人不知聞，何事說來尸埋成，只管睡覺無事情，再把姑娘表一表，一直的，望東行，走了不過十里零，金蓮疼痛步難行，前行來到一廟堂，姑娘歇息坐當陽，和尚在外回家轉，見一個女紅粧，從頭至尾問短長，姑娘這才說其詳，和尚說來我是姑娘，剃髮出家在廟堂，姑娘請進禪堂住，明日再回家鄉，玉紅即忙進廟堂，和尚這才着了忙，和尚她來拉衣裳，玉紅不從直嚷嚷，後院驚動老師父，望前院，看其詳，罵聲徒兒禮不當，不處霸占女紅粧，他徒兒來怒冲冲，拿起磚頭往下丁，老僧一命死的苦，又叫那。女花容，不從叫你另托生，玉紅這才戰兢兢，玉紅女來自叮嚀，假意應他出火坑，從你此

處不可站。咱二人，上關東，和尚聞聽喜心中，他們二人不消停，和尚他來喜心中，二人這才出廟中，望東走了四里地，路過那，五里營，姑娘叫他望前行，要是看破了不成，和尚他來頭里行，姑娘隨後進莊中，又見一家把燈點，去拍門叫幾聲，田合開門問分明，玉紅從頭說其情，田合聞聽怒氣沖，和尚拐來我不容，衆人又把和尚等，再把那，和尚明，等他不來回里行，他去拍門叫幾聲，田合他來開門，和並這才把話云，妹妹來到你家內，要霸占，女花容，衆人聞聽怒沖沖，動手高才不消停，將和尚來推當陽，打的和尚見閻王，田合近城把官報，此事兒押一傍，再說東頭名張祥，他的媳婦要占房，張祥他來心着忙，西頭去請收生娘，拍門又把大娘叫，李茂他問其詳，我娘隨後走一場，張祥這才回家鄉，李茂他來開開門，李氏這才隨後跟，走在和尚死尸上，絆倒了，歸陰城，和尚甦醒走如風，天交五更大天明，第二天來搭尸棚，太爺人馬驗尸靈，忤作掀簾仔細看，有衆人，吃一驚，原來是個老娘生，這個和尚影無踪，李茂他來看分明，見娘一死淚英英，老爺坐上問一遍，李茂他，從頭明，張祥害娘歸陰城，太爺你老心內明，代張祥來問明白，他娘可到你家宅，張祥回言說未到，我

自己回家宅，李茂說我母隨後來，太爺聞聽發呆，田合他來回大人，他娘有個昏迷根，和尚甦醒逃了命，大老爺，把話云，代上姑娘問個真，玉紅一見淚紛紛，玉紅女來代淚明，我父接我回家中，包裹丟在大路上，我父他，醉寧叮，去找包袱影無踪，小車這才快如風，天到了，有一更，推車來了人二名，將我送在姨娘家內，他二人，住家中，姨父見財歹意生，這才殺了人二個，我逃走，到廟中，遇見和尚要行姦情，奴家不從又喊嚷，來了那年老僧打死師父叫奴應，假意應他上關東，大老爺來問分明，代着人馬回衙中，急忙出簽拿凶犯，三班他，不消停，拿了梅六與凶僧，立時把他問斬刑，又傳來，陳玉生，重打四十不容情，罰他銀子五十兩，叫李茂你是聽，領去銀子作發送，要是胡花不容情，這件事來斷的清，衆位君子聽分明，玉生領女回家內，勸明公，聽一聽，勸人行善莫行凶，這才完了奇巧事情，

風陵文庫  
文庫 19  
F400  
M246  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